紅樓復夢/0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回　稽首蓮台萬緣獨立　相逢萍水一諾千金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釵聽珍珠說一窗花影反不如半榻松風話，頗有理解，正欲答應，見周貴家的來回林之孝伺候。王夫人吩咐著他進來，周貴家的答應出去，同林之孝來見，給太太請安，又給三位奶奶、姑娘問安。王夫人道：「自老爺去世，我悲哀成病，不能下炕已及二年。今日心中安慰，一旦病痊。且有幾件要事與你商酌，不是一半句言語可以完結。」吩咐丫頭端張炕桌擺在一邊，地下鋪個小墊子，命林之孝坐下，「賞杯酒你吃，我有話說。」林之孝趕忙回道：「太太賞酒，奴才站飲，斷不敢坐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你是我家三代老家人，比不得別的家人小子。你且坐下，我慢慢對你說話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奴才伺候著，太太只管吩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不妨坐下，等我想著說話。」林之孝不敢再辭，只得磕頭謝太太賞坐，在那墊子上偏著身子坐下。丫頭們擺上杯箸，趕忙斟酒。王夫人將桌上果碟撤幾樣給他。

此時，高照地光全已點上，周貴家的、張瑞家的領著丫頭們慢慢上菜。王夫人飲了幾巡酒，用過兩回菜，這才將寶二奶奶們入夢之事大概說了一遍。寶釵、珍珠又一層一層細說一番。

林之孝十分驚歎。王夫人命將寶釵、珍珠的衣服、護肩給林之孝觀看。林之孝接著，

站起來定睛細看，甚為驚異。王夫人道：

「我患病二年，百藥無效。若不是寶玉的靈丹，如何就能脫體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奴才心裡也想著，太太病的日久，怎麼今日比前幾年不病時精神還好？誰知是寶哥兒進了太太的靈藥。本來寶哥兒生下時，原是怪異，人人都知道是有來歷的人。如今果然成了仙得了道。俗語說的好，一人得道，九世昇天。以後太太可不用十分惦記他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從此以後，我這心倒可以放下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剛才說老爺提起什麼房子，奴才還沒有聽真。」寶釵同珍珠又將老爺吩咐的話再說一遍，並說：「太太回南之事，都托在你一人身上。說是住咱們這宅子的人，祝親家知道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不知這祝親家、桂親家是誰？」林之孝連聲答應道：「奴才受這府裡三代深恩，不敢不誠心報效，竭盡犬馬。今日老爺成了神，還將這些重事委付奴才，奴才敢不耽承報效嗎？」寶釵點頭道：「老爺諄諄吩咐，知道你老成忠正，不負所托。太太回南事繁任重，大非容易。我同四姑娘敬你一杯酒，以慰老爺托付之心。」命丫頭們執了壺，同珍珠把盞。林之孝望空磕頭，謝過老爺、太太，跪飲三杯。王夫人歡喜之至，說道：「家門冷落多年，必須回南整頓，重興故業，庶不負祖宗功績。只可惜榮公世爵，子孫不能世守，深以為愧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回南後，培植子孫，書香有繼，這就是不負祖宗功業，何必以世爵為念！」李紈道：「我只愁這座宅子如何去得掉，連著這大觀園，誰也買不起，就是房牙子知道要賣，誰敢進宅來瞧？這件事有些難辦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咱們家要賣宅子，最是一件難事。但是老爺說住宅子的人祝親家知道，又說桂親家短少盤費，咱們就著回贖金陵祖屋。奴才想，住這宅子的人，自必來找咱們，不用托人張羅。倒是金陵的宅子，原典給兵部郎中桂三老爺，他同咱們家是同寅相好，怎麼老爺稱他是親家？自然還有個什麼緣故。」珍珠道：「這些事自有一定的機會，一時亦難以揣度，倒是太太先將金佛一事趕辦，以解冤孽要緊。」王夫人點頭，命寶釵將錠赤金遞與林之孝道：「你與我趕著造尊佛像，我明日親送去鐵檻寺中，給尤二姐解冤釋恨。雖是寶玉眾人將他兩個冤恨解開，到底腹中那塊金子終非了結，不能無恨。我如今替他造尊金佛，供在鐵檻寺中，朝夕讖經，可以消他幾世的怨氣。你去找個高手匠人，趕緊打造，我明日親自送去供奉。」林之孝答應，雙手接著，連聲歎息道：「不是奴才大膽說，這都是鳳二奶奶過於殘忍。活著的時候，尤二奶奶奈何他不得，如今鳳二奶奶在陰司裡，那裡有當時的威勢？尤二奶奶這一腔怨氣，自然是要報的。幸虧寶哥兒同眾姑娘的情面，才將這一件冤帳了結。不然是不知道要報幾世的仇恨呢！」王夫人們不勝點頭歎息。林之孝道：「明日斷來不及，奴才命他們趕緊去辦，請太太后日到寺拈香罷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就是後日。只要辦的妥當。」林之孝答應，謝過太太賞酒，退了出去。

平兒道：「我要回去給來旺家的燒了紙錁，再來吃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常遠不到你那院裡，等吃過飯，我也同去逛逛。今日又是大好月色，到你家去喝茶說話。」珍珠們連聲答應，又飲了一會，伺候太太用飯已畢，同到平兒院裡閒話不提。

且說賈璉帶著小子三兒，主僕兩個騎馬出城，見路旁兩邊俱是高柳垂陰，野花含笑。村莊上那些孩子們挎著筐子滿地上爭拾馬糞。行過一座板橋，只見一望不盡的麥浪黃雲，被風擺著層層疊翠。賈璉正看得怡心悅目，忽然道旁麥地裡飛起幾只白鷺，雪光閃閃，剛欲飛入浪中，又驚起一陣烏鴉，跟著那白鷺冉冉飛去。主僕兩個順著柳堤信馬走去，見個十二三歲的孩子，橫坐在牛背上，口裡唱著山歌，隨著那個牛慢慢過來。聽他唱的山歌道：

送郎送到黃土坡，手拉手兒淚如梭。郎與姐兒一件衣衫作紀念，姐送情郎一個大窩窩。郎說我吃著窩窩想著你，你別將我的衣衫丟下河。姐說情郎忒心多，我不丟你你丟我。你丟我去採花草，彩了這窠又那窠。可憐我似簷前水，點點滴滴不離窩。郎說姐兒不用多心罷，我也想你你想我。

賈璉歎道：「咱們騎著駿馬，倒不如他坐在牛背上的有趣。」行走多時，來到一座土地廟前，兩旁那大槐樹下坐著好些挑擔的買賣人，俱在樹陰下歇腳。賈璉道：「咱們也歇會子，再去將牲口拉去飲水。」三兒答應，取下馬褥鋪在一邊樹下。賈璉靠著樹根，甚覺涼爽。

只見那擔夫中有一個後生，起身走過這邊，對著賈璉道：

「二爺，怎麼今日得閒出城逛逛？」賈璉向他細看，認得是常在府裡送炭的老張，因答道：「我要往鐵檻寺去，牲口上乏的慌，在這裡歇個腿兒。」老張道：「鐵檻寺的這條道兒過不去。」賈璉急問：「為什麼過不去？」老張道：「那座石橋去年被大水沖斷，有好幾村的人要進城去都繞著道兒，多走八九里、七八里、十來裡的都有。這座橋原先原是那些莊戶人家共發善心，不拘男女大小隨緣樂助湊攢了幾年，好容易才將這橋建造成功，以此就取名萬緣橋。如今，村莊上這些人家窮的多了，家家自顧不暇，那裡能夠做好事？就有一二處有錢的人家，別樣上面倒肯花錢，若提起做好事，比剝他的皮還要心痛呢！」

賈璉道：「這橋要多少銀子可以修造？」老張道：「這工程大著呢，總得幾千兩的

足平足色，少了不能。」賈璉道：「比如這會兒有人發心造橋，托誰去辦呢？」老張笑道：「我的爺，這會兒那裡有這樣的大善人？要他有錢，又肯發心，還怕沒有人給他去辦嗎？這也不過是咱們爺兒們白說話。若是有這樣的大財主大善人發心去建這橋，只用托東莊上的劉長者，交給他辦，又省錢又結實。二爺不知道，這劉長者就住在咱們東莊上，他家幾代都是工部的石匠頭兒。他家世代忠厚，人人都叫他家是長者。這老劉長者是前年不在的，這會兒是小劉長者，也有五十多歲，有三個兒子，都娶了媳婦，一家子過的很和氣。

他家原很過得，因那年修皇陵，管工的官要使費，想他給的不夠分兒，諸事挑持。說他的石頭大也不好，小也不好；厚的叫他鏟的精薄，薄的又要叫他換厚。鬧得他左賠右賠，將一分家私賠光還不饒他。後來我聽見說，幸喜咱們老爺正在工部裡做員外，對那些管工的官兒們說了情，好容易才將這件工程完結。

那劉家的父子，將咱們老爺就感激了個使不得。這會兒提起老爺來，他們還是念不絕口。他們父子為人正直，從不欺心騙人。

以此這些各莊的大大小小，都同他很相好，誰不相信他呢？」

老張正說未了，三兒帶馬過來。賈璉起身，小子搭上馬褥，問老張：「咱們到鐵檻寺，往那條路去？」老張道：「打這兒向南去，過了趙公爺的墳，向西一拐，轉過柏樹林，揀直向東去，走到土神廟戲台後身，再向西去，過一座長板橋，向著南去就瞧見鐵檻寺的那一帶樹林了。」賈璉命三兒記著。主僕上馬依著他的話，揚鞭而去。果然轉向東西，過了長板橋，一直來到鐵檻寺山門下馬。有個沙彌瞧見，趕忙入寺通報老和尚。

賈璉往裡進去，見老僧法本出來迎接，上前施禮說道：「長遠不見二爺，今日是什麼風兒刮到這兒來呢？」賈璉笑道：「特來照顧你的買賣，找你商量。」二人來到方丈，與法本見過禮，彼此坐下，侍者們送茶伺侯。法本問：「太太、奶奶安好？」賈璉答應：「都好。」法本道：「我本來惦記著，要進城去瞧瞧太太同爺們，因為這趕車的有病告假回去了，一會兒找不著個妥當趕車的，因此這一程子出門就很不便。像前幾天珠子王家、元寶張家都套了車來接我，一進城去，二爺想，還由我做主嗎？一住就是幾天，還有好些太太、奶奶們都等著我去做經事。做了這個太太的，不做那個太太又使不得。咱們本寺這幾個和尚如何去得？我只得外請了幾位南僧去做經事。這家那家的一連鬧了一個多月，把這些和尚一個個多鬧的垂頭喪氣，倒像害了一場大病。我也乏了個使不得，

養了這一程子，這兩天才扎掙得住。」賈璉笑道：「怨不得我剛才瞧見你軟癟郎當的，沒有點兒陽氣，誰知是經事做壞的。」法本笑道：「好，二爺該罰個什麼，自己說罷。」賈璉道：「這是你說的話，罰我個什麼勁兒！」法本笑道：「罰你五十斤香油，點佛前的燈罷。」賈璉道：「罷呀，你揀直的說廚房裡香油快吃完了，又何必拉扯在佛爺身上去！」兩人正在說笑，侍者來問晚飯，賈璉道：「且等一會，我今日來沒有別的緣故，是要給鳳二奶奶同尤二奶奶做幾天道場功德。明日就要起經，先是太太給他拜三天水懺，再接我的經懺。」說著，向懷裡取出白銀三十兩，遞與法本道：「你且收著，做完經事，咱們再算。」法本道：「算不算再說，只是如何來的及？要到四方八路去請人，明日料理妥當，後日一早起經罷。若說是給鳳二奶奶唸經，連這幾兩銀子都不該收才是。想著鳳二奶奶生前，每年佛爺跟前不知花多少錢！就像那年蓉大奶奶出殯，鳳二奶奶那樣的張羅，那一件事不要經他老人家的心坎兒上打個照面調停的妥妥當當？

誰不贊他！後來收下來的那些素供餖飣，桌子陳設的那些東西，攏共攏兒都給了咱們寺裡；又把那些剩下的米煤柴炭也給了寺裡，叫咱們這些和尚直吃了一年。後來聽見鳳二奶奶升了天，誰不傷心流淚哭的要死。至今這些和尚，睡裡夢裡都想著鳳二奶奶呢！」賈璉聽了，止不住哈哈大笑道：「罷呀，都是被你們這些和尚想他，將他想的下了地獄，你們還要想他呢！」法本也覺好笑道：「我說話拙，二爺別挑眼兒。」賈璉笑道：「結了，咱們說別的罷。」又在懷裡掏出一包兒來，說道：「這是鳳二奶奶的一支頭髮，你放在磬裡也使得，木魚裡也使得，另請一位有德行的戒僧對著頭髮念七晝夜金剛經。」法本道：「這又是什麼講究？」賈璉道：「你別管他，只管依著我辦。」法本點頭，收了頭髮。賈璉吩咐侍者：「命三兒將我的衣包帶進來，交你師父收著。」和尚們擺設晚齋，賈璉一面吃飯，問道：「有個劉長者，不知你可認得？」法本笑道：「他是石匠頭兒，就住在咱們這東莊上，成天在寺裡說閒話。才不多一會兒回去了。」賈璉道：「你著個人去叫他來，我要問他說話。」法本點頭，吩咐著人去找老劉，劉賈府璉二爺找他說話，請他就來。侍者答應。賈璉用齋已畢，取水漱口，小沙彌伺候洗臉淨手。不一會，有個侍者領老劉進來。法本瞧見，起身笑道：「老劉，璉二爺要找你說話。」賈璉抬頭看那人，有五十多歲，花白髭鬚，長方臉兒，一團和氣，走進來望著賈璉就要行禮。賈璉趕忙拉住，說道：「久仰，你家幾代長者令人可敬，今我有話相商，奉請過來，別要拘禮，請坐下，我有話說。」老劉道：「爺在這兒，匠人怎敢坐？況且老爺又是匠人一家恩主，匠人更不敢亂坐。」賈璉道：「你這樣拘禮，我就不好同你說話了。」法本道：「罷呀，老劉你別謙讓，咱們這二爺不比別的爺們，讓你坐，你告個罪兒，只管坐著罷。」老劉聽說，只得告罪，歪著身子坐下。

賈璉道：「請你過來沒有別的，要同你商量萬緣橋之事，不知要多少銀子才能修造成功？」老劉笑道：「這個功德是二爺獨辦呢，還是別人托辦？吩咐明白，匠人再說。」賈璉道：

「是我打諒要辦。」老劉笑道：「若是別人辦這件功德，非離了五千兩不能；若是二爺要辦，只須二千五百銀，也就辦得起來。」賈璉道：「怎麼我辦就少這些？」老劉道：「有個緣故。那年匠人同父親承辦皇陵，因管工的官兒除了例規外，另要使費。匠人的父親因這件工程並無出息，不肯另給使費。誰知工上的官兒們懷了恨，格外挑持，駁掉好些石頭，不准報銷，因此將一分家財賠個乾淨。後來工程告竣，將那照例的工價又要核減去十分之四，匠人父子急的要尋死上吊。這天在工部衙門口正遇著咱們老爺，匠人父子就攔著車訴說苦情。蒙老爺恩典，向著那些大人們力爭，才將照例的工價准銷。老爺不但救匠人父子性命，連匠人一家子性命都是老爺恩賜的。後來駁下這些石塊，至今堆在莊上。去年原打諒要修造這橋，除石頭不算外，將那些應用的石灰、桐油、白礬、麻筋、木樁、鐵絆以及匠人們的工價、運石的腳費細細估計，必得二千五百銀子才能完工。匠人無力，將這條心也就歇了。而今二爺發這個大善心，做這件大功德。除那石頭是匠人報老爺的恩典不算外，二爺竟交給匠人二千五百銀，匠人給二爺出個力，辦成這件大功德，比什麼好事還要功德浩大。匠人也沾二爺的光，得些好處，這便一舉兩得。若是別人要辦，還得算二千五百兩的石價。」

賈璉道：「既如此，事很湊巧，就將這事奉托，送你二千五百兩銀子，成功後再謝。」老劉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連立碑、刻字、建碑亭，一箍腦兒都給二爺包辦。」賈璉甚喜，說：「後日在此唸經，就是這日開工罷。必須趕辦。」老劉道：「既開了工，自然趕緊去辦。」賈璉點頭吩咐老和尚：「殿上佛爺前點上香燭，我要磕頭祝贊。」法本親自去點香燭。

賈璉帶著這老劉同來大殿，虔誠拈香，跪在佛前，將鳳姐心事並現在修造萬緣橋之事默禱一遍。拜畢，命老劉也過來拜佛，隨在手上取下一隻赤金手鐲，遞與老劉道：「以此為定，即以奉托。」老劉道：「二爺已在佛爺前拈香立願，等著後日開經破土，就動起工來。不拘幾時，匠人到府裡來領銀子，又何必給定？」賈璉道：「這不過是點誠心，等著完工之後，我再謝罷。」老劉不好再推，只得雙手接著戴在手上，說道：「天氣尚早，二爺騎個牲口到河邊去閒逛逛，就便瞧瞧橋的形勢。」賈璉道：「很好。」吩咐三兒趕忙去備牲口。老劉向老和尚借了一匹馬，不一會兒都拉在廟門伺候。

賈璉辭了法本，同老劉騎上牲口，一同三人在柳林之下迎著夕陽西去。真是村莊如畫。約莫走了三五里來路，望見一道長河，清波蕩漾，迴環曲折，不知有多少遠近。正在遙望，早已來到河邊。老劉用手指道：「二爺瞧，這不是舊橋的基址！」說著都下了牲口，命三兒牽著。老劉在河邊指與二爺看這橋身的寬窄。賈璉看那水面約有五丈多寬，遇有發水時，竟有十餘丈寬。又看那舊橋基址，原不甚寬大。那些被水沖塌斷折的石頭，俱倒在水中，將水激的噴銀飛雪一樣。

老劉同賈璉沿河一面走著，將造橋的道理說與他聽。不覺走有二里多路。見河邊一塊大石頭上坐著個後生，看去不過十六七歲年紀，生得十分清秀，不像是莊家小子，坐在石上釣魚，旁邊放著個半大魚籃。老劉瞧見叫道：「柳大爺，今日釣著大的沒有？」柳郎見是老劉，同個三十來歲的人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面白唇紅，帶一臉慈善之氣，身上衣服亦頗華麗，頭上帶著青紗軟翅巾，腳下穿著皂靴，像個貴公子的打扮。柳郎看畢，口中答道：「不曾釣著大魚。」把臉掉轉去依舊釣魚。老劉見他看賈璉幾眼，並不起身招呼，恐賈璉臉上磨不開，因用手指道：

「這位大爺是禮部主事柳老爺的公子，因柳老爺去世，太太領著這公子娘兒兩個在饅頭庵守靈。柳老爺是個唸書方古人，家中素來清淡。做官的時候，不過使喚一兩個僕人，自從柳老爺去世後，他們也都散去。這會兒太太身邊只剩個丫頭，同這位大爺住在庵裡。去年還當賣著度日，今年當賣一空，娘兒兩個手頭很窄。二爺，瞧不得他這麼年輕，他極孝順這位寡母，成天在這河裡釣魚，揀大的留著給太太吃，將小的拿去賣錢買米。可憐他娘兒兩個就這樣苦度。」賈璉聽他是位公子，又孝行可敬，倒趕忙走至河邊，躬身拱手道：「柳公請了！」柳郎聽見，回過頭來，看見那人拱手躬身站在河邊，連忙放下釣竿站起身來，將那件破衫子抖了一抖，過來與賈璉施禮，問道：

「先生尊姓？」賈璉未及回答，老劉忙說道：「這是寧國府賈大老爺的二公子，原任工部郎中賈二老爺的姪兒，當今元妃娘娘的兄弟。」柳郎道：「原來是位貴戚公子，失敬之至！」賈璉亦趕忙謙讓，因問道：「尊大人仙逝之後，京中豈無親友同年，雖無指囤舉舟，哀王孫而割愛者，亦當集腋成裘，伴靈歸去。何以尊兄奉太夫人羈旅松門，對清流而獨釣？璉雖不敏，願聞其說。」柳郎道：「先君落落寡交，素常清介，公餘之暇，惟有閉戶讀書，不通慶弔。雖有一二往還者，俱是同寅，泛泛並無關切之人。至於年誼，早已落落晨星，毫無詢問。先君在日，已復爾爾，及至見背之後，嫠婦孤兒，一棺相對。弟雖不肖，亦不敢墮父之志，搖尾朱門。故守此釣絲，以圖甘旨。今蒙下問，用敢縷陳。」賈璉見他器宇軒昂，語言清朗，又細看光景面貌，很像當年蓉大奶奶兄弟

秦鍾的模樣，心中十分歡喜。

拉著手道：「萍水相逢，三生之幸。璉有一語奉讀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柳郎道：「庸才碌碌，毫無知識，今蒙謙抑，願領教言。」賈璉道：「三生之幸，得接光儀，一見丰姿，令我欽仰。欲與賢兄訂石上之盟，約為昆季，伏乞允從，幸無見棄。」柳郎未及回言，老劉笑道：「倒很好，兩位都是公子，一見面兒就說得來，這才叫三生有幸。不用說，璉二爺年長是哥哥。柳大爺，就在這塊大石頭上面，兩個磕個頭兒就完了。」柳郎笑道：「我怎好仰攀！」老劉道：「罷呀，大爺不用過謙，哥兒們見個禮罷。」柳郎道：「兄長請上，受小弟一拜。」兩人在石上拜為昆季。賈璉要往庵裡去見太太，老劉道：「這是要去的，我給柳大爺拿著釣竿魚筐，也不用騎馬，兩箭來路，哥兒倆慢慢說個話兒，幾步兒就到了。」賈璉道：「這倒很好。」弟兄在前，老劉同三兒在後，一同向著饅頭庵慢慢走去。賈璉問道：「尊大人科名鄉貫以及兄弟年歲名字？」柳郎道：「先君諱遇春，字香雪，係甲戌進士。祖籍廣東廉州府人。家本貧寒，別無田產，有祖屋十餘間，家眷進京時，已典為路費。弟名柳緒，字幼張，今年十七，有一胞姐係前母所生，早已出嫁，旋即去世。弟母汪氏，今年四十，只生弟一人。先君旅櫬現厝寺後。請問二哥年歲名字？」賈璉道：「我名璉，字小商，行二，今年二十八歲，祖籍金陵人氏。」正說話，不覺已到庵門。

有個小尼姑妙靜走上前來，說道：「二爺怎麼這會兒才出城來？到這兒幹什麼？我在這裡瞧著你們來，射著太陽的紅光看不出是誰，再也想不到是二爺。家裡的太太、奶奶們都好啊？」賈璉道：「好，你們老師父怎麼一程子不進城去？」妙靜道：「二爺不要提起咱們老師父，自從去年送那倭瓜到太太那兒去，他回來的時候，出了垂花門，遇著鳳二奶奶對他說：『那件事等著你去審呢。』他唬了一跳，趕忙回來就發燒害病。只一點上燈，就見神見鬼，直鬧了好兩月，好容易求神許願的，這才好些。誰知前日黑間，又大嚷起來，直哼哼了一夜，說是瞧見個青嘴獠牙的鬼，拿著個大鐵鉤子，在他脊樑上紮了一下。昨日早上，咱們瞧瞧那脊背上腫的像個大碗似的，趕忙去請那有名的外科溫大夫來瞧，他說是個陰發背，恐怕好不了，給他上些藥，又開了一個帖兒。他說你們再請別的高手來瞧罷。今日是老師父的那個外外宋鍾，薦一個大夫叫做什麼史德成，來給老師父瞧，他說不相干，是點兒火毒，包在他身上，幾天就醫好，要三百銀，少了不依。老師父先給他一百銀去配藥，他就給老師父先上些藥面子。趕他去不多會，老師父就昏昏的睡去。

直到這會兒也沒有醒。這史德成真個是個好大夫。」賈璉聽說點頭歎息，心中早已

明白，只不便說出。

老劉道：「二爺同柳大爺多坐會子，我還有事，不能夠在這裡陪二爺，我可要先走了。」說著，就將釣竿魚筐交給妙靜，說道：「你給二爺送進去。」妙靜道：「仔嗎，劉大爺到這兒來，連水兒也不喝口兒就去嗎？」老劉道：「罷呀，天也不早，我還有事去呢。」賈璉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煩捎個信兒給老和尚，說我在柳大爺這裡有一會子呢，橫豎今日是大月亮，叫他等著咱們罷。」老劉答應，辭了賈璉、柳緒，上馬而去。

柳緒向妙靜手內接過釣竿魚筐，說道：「二哥請少待，等我進去稟知母親再來奏請。」賈璉對妙靜道：「你同柳大爺進去回聲柳太太，說我請安，要來拜見，還有說話。」妙靜答應，跟著柳緒進去。賈璉慢慢走進庵來，庵中姑子俱知道璉二爺來了，這個趕來請安，那個也來問好。正在你一言我一語，柳緒急忙來請，說道：「奉母親之命，請二哥相見。」賈璉聽說，忙將衣冠整頓，跟著柳緒往柳太太這邊來。未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